





詩總聞卷第十六

周大雅

文王

一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作此詩者大商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也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

汶十陽

王

質



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之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然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理以迹曉之具上下章

二章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於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声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声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三章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為不顯何所思之士即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四章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命既帝侯于周服

曉者曰又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
奈何周既為天所命不若為侯於周之服內言土
地已屬周也

五章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
常服黼嘒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強臣爾也天命無
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為我忠
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六章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
其福毋為它人輟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
天今殷之不祚可以為鑒命不易可圖勿妄起念
也

七章

命之不易無盭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声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天王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盭爾

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絕汝但宣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在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声臭可知汝但法倣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執切國越逼切服滿北切京居良切福華力切易以致切躬姑弘切天鐵因切息祛尤切享房尤切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此字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嗚商冠也常服不禁裸祭則從周服言亦

不絕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蓋天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甚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其餘見它詩參考蓋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謚知之

大明

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於周王也亦皆曉之辭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已而主令也不達於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也

二章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為我君之婦來

助我之行德蓋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三章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四章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五章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

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顏氏
郃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六章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纘女維萃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造舟為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大妣既繼大任之
事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者
也

七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奔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
意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天子牧野維予其誓
也上帝臨女即天休震動周附我大邑用也維師
尚父既即獲仁人也餘見下

八章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膺揚
言尚父之助也膺揚非尚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
虎貌熊羆此言膺皆武猛兇也尚父毛氏以為可

尚可父鄭氏以為呂望尊稱司馬氏太公望呂尚
東海上人謂之尚者蓋其里号也尚與上同又西
伯出獵至渭陽得尚与語曰吾先君大公望子久
矣謂之太公望者蓋其称号也西伯載與俱歸立
為師謂之師者蓋其官号也周有師望敦師望簋
官号與称号兼之也此言師尚者官号與師号兼
之也父者古尊称也周有詩寘父鼎師淮父彝師
毛父敦古称謂多如此劉氏別錄師之尚之父之
故曰師尚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所言類魏晉
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為官称大誤鄭氏頗近

而不甚詳疑亦意為之辭而未嘗攷正也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會朝清明即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
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總誓即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展羊切京居良切行戶郎切身尸羊切
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郎
切

聞人曰古称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称天妹后遂
析出月姊古人以為莫尊於天男則曰天子女則
曰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為實語

閭事曰涼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詩也書亦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太任先及文王次及太姒先及武王次及尚父始末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而已文武為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太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太姒而有太商之功因武王尚父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於此

縣

一章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后稷封郃不窋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為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垣之

間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公劉之後慶節始國幽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邠國岐以陶為居未有家室也以陶為蓋於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為基於下曰穴穴竅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土塹也

二章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三章

周原膺膺萑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得可宇之地也

四章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計功興役也

五章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臯門次應門次
冢土是時已有此官得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興
周先稱岐天作之詩可見

六章

揀之陔陔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
馨鼓弗勝

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

所以役人衆而趣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
聲不能及也

七章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也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大王肇
基王迹

八章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允矣混夷
駸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獫狁之愠不除問亦不絕養其
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
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為國之強弱馬瘠
言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九章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文問王如何而方能
成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
已決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寔

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奉事中
節此多事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
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
言及王事唯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枉切右羽軌切
畝滿罪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陔耳升切馮皮冰
切勝書丞切行節郎切將七羊切行戶郎切拔蒲
脉切駮徒對切後下五切

聞訓曰土落護之謂之揀謂作救繩引董之謂之

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屢
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土為自杜氏班杜水南入渭顏氏
公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
虞鄉芮在陝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綿亦地名
在天水所謂綿謂道是也地多美氏未的審尔則
綿綿皆當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太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築薛
問以太王去邠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太王
去邠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我強為

善而已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
未有知也者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太王以興自西
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
邦也儻其才其德不如太王其勢其時不如太王則
莫若自保孟子錄說露太王之微机雖然何露之有
武王明言其肇基王迹願第弗深考尔

棫樸

一章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

棫白桤也樸樨檉也皆良木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二章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峩峩髦士攸宜

皆佐王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三章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四章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於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

壽無窮其遠不止於作成西人而已併能興起作
成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人遐不黃者
之辭

五章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於金玉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強
力不襄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即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
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為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單

稱王或以國係王者生而即事為詩者也死稱謚生
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也

旱麓

一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為魚后言柞械又言葛藟皆以山
林禽魚草木卜象氣也

二章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收降

三章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

四章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物

五章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第君子神所勞矣

六章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

五章皆言豈第君子言豈第有以致此也一章不

豈第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淵音曰濟于礼切第待礼切降乎切切天鍼因切

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

切燎力台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漢在上

圭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盖求天爵也詩再言

干祿一干祿豈第以豈第干之也一干祿百福以百

福干之也孔子答干祿之間言寬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

章干祿之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橫出木幹為干枝為支禘家言支干蓋此意也
思齊

一章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沒太姒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太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太姒之存也

二章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因太姒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已上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三章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四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於

絕烈猛也假偽也其媯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短
於才者也亦欽其樸取其貞也不諫拙於言者也
亦納其納取其靜也

五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止譽髦斯士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
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
安得更復有厭

聞音曰毋莫後切婦房在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
瑕從段以瑕取声叶殄德斃相叶末句單結

聞跡曰京室屬上郡大姜配大王當在此地

聞事曰太姒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
及其群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大
夸辭當是結大任大姜大姒三人而摠之以百男
也

總聞曰此思真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大任思
媚周姜思也思皇多祐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
也綏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
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辭也大任大姜言思而大姒
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皇矣

一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寃爰度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既祖共尋詩止密與蓋既共等受其侵也祖又似非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邠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於邠豳岐豐察之蓋可付者也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言帝於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為而遂命周掃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也

二章

作之屏之其當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闢之其榷其楛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為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為助內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大王大姜也

三章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允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則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邠遷岐以來至此久柞棫松柏至難長之木
今已如此它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
與大王相對或說大伯王季為對此止為造周主
事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與於王業也
四章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
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
發之

五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歌謔先登于岸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祖
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
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其事訓文

王以某事勅文王大率使太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為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顏氏引此詩崇在京兆密於周京差遠崇於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亦受西伯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湏又明年敗耆國司馬氏所說耆即黎徐氏耆一作阮又明年伐邠又明年伐崇伐崇之未幾而西伯即沒密崇先後與興詩頗相符不知邠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六章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既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師旅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為國而乃以祖為國恐毛氏良是

七章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穿帥師侵崇當是其
國雖受伐其後元不絕也皆以墉為辭亦當是其
城為最恐以城取國名良耜其崇如墉盖崇墉四
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八章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
皆專為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於伐密三言崇
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為黨助不可獨奉也
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做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
伐崇言四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於前商周
興替之形於密崇之奉可見也
聞音曰赫黑各切獲黃郭切度待洛切宅遠各切
屏平相叶平声辟剔亦叶仄声不獨下句叶也据
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昧切友羽執切兄虛王切

慶噓羊切比必里切悔虎猥切子獎礼切援胡喚
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五切枯候
古切下候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草訖力切關
胡田切安於連切禡滿補切以馬取切
聞事曰是類是禡裒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
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庸附庸也
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為禡郃郃多曠土少名
山至岐山則過於梁山至南山則又大於岐山此
所省之山止謂岐山也

聞事曰左氏子魚以為文王聞崇德乱而伐之軍
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
力亦不為少子魚殆飾辭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官帝謂伐密稱帝謂者一其
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有意於濟
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
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唯順帝以
為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尔國尔以尔与尔
皆稱帝稱尔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於前大率詩人
主意惟言文王無容心皆奉天尔

靈臺

一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二章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

三章

麇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靡也皆取美稱也

四章

虛業維樅賁鼓維墉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五章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

公公季至代商開周始追為王然自太王以上無

見時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謚也秦公謂奏於先世

諸公也古者凡飲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聞音曰子六直切伏筆直切逢蒲紅切

聞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

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

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虓敦主在靡位格廟冊尤

哉敦王格于太室冊哉邠敦王在周邠宮格于先

榭冊邠亦謂之師保父宮收敦在師保父宮別太
室冊收此總而謂之季其間各有朝廟別宮別位
惟土意所欲往則即其所發冊亦無定所也此間
不獨惟冊發冊不一事尔辟自辟雍自雍又自不
同所也

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綿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
及游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也然後及會集之所
辟廱是也後世言靈台過當以為靈臺在太廟之中
雍之靈沼謂之辟廱又謂明堂外水謂之辟廱殊不
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

一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如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迹也周
之累世皆如人躡武所謂世有哲王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此謂成王也不言謚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
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二章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享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謚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意也

三章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四章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茲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五章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絕武王之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

六章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有佐謂召公畢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枯侯古切
總聞曰四章又言繩其祖武難以下武為繼以祖武
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強說自明
文王有聲

一章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文王烝哉
遙求也駿大也所述皆大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
家王業皆始於大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二章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三章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遙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邠即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
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次年伐黎次年伐邢
所以如此之急非逞私欲蓋述先志也

四章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邢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
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獨自北差未純爾

五章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
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翰尚可汭而登也后武王
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
可汭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幹也辟猶壁也
通用

六章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七章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台鄉在澧水上即豐是也
昆明池北即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
而鎬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考長安圖自長安稍
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寬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
秦舊隋又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
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秦隋之勢天何遜於古
惟其所以種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
純粹而堅凝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凡為國者有以詒孫即有以燕也遠尚如此近者
可知翼子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
自內舒者也民猷有十夫子翼翼自外助者也訓
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聞音曰滅恐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礼者
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子亦曰仁者人也故
當以義取声翰干切服滿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
切仕鉏里切子獎礼切

聞物曰芑是陸禾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
菑畝生民是獲是畝怕之糜芑即此芑也毛氏鄭

氏皆以為草又不言何草盖謂豐人灌溉田畝而
生芑未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
且溉長我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
有声次第而文王有声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章置
在末章之右不用勞心訓擇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
之跡昭然可見也

二載維震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五帝五帝之德不備古詩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
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
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
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古詩經用古詩

詩總聞卷第十七

生民

一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綿民之初生此二

句總起辭自此以下始列辭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

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此總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禘之時履帝之跡敏歆

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汶陽

王

質

二章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不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源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為人所疑也

三章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_{伐平}實_伊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惟其不安所以不教育也

四章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峻克嶷以就口實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執之荏苒荏苒旆旆禾役穰穰麻麥朦朦瓜瓠嗶嗶自能就食即能莖種言天性然也

五章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邇家實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
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即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邠
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邠城在滎縣酈氏引
此詩以為后稷之封邑

自六章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
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祀舜帝命播穀之日也見書

七章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或烈以興嗣
歲

自后稷未播穀之前民多阻飢亦不舉至此始所
以登之禾治為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
為不易之法也

八章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亶臭時
帝所以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歛
故其臭多芳總以黍稷結郊社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止以迄于今

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
無飢則自嚮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
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嫫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禮切夙相即切
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暇憇切林自與切林叶上
下四句中之字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
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
訐虛慮切匍蒲北切蕤魚極切蒙莫孔切啍布孔
切道厚徒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椒切好訐
侯切程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薄猥切祀養里切榆

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苗切較蒲昧切烈力制切
時上紙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寢難俗謂之頭首既先生而
又易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
似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意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
言以翼而擁也肥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
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最好如
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
暢此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畧言社祭頗詳
自浮浮已上郊祭也自載謀已下社祭也言載謀
載惟者郊祭已畢又總聞曰此詩專為兄弟而作
既醉

第一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斤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
之文然歸君上為多

二章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三章

昭明有融高服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為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
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四章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辭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
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
群臣也五登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五章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六章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爾祚

七章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八章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刀切明謨朗切倣尺倣切告姑沃切

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奠禮切壺苦浚

切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為重以食為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為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旃餘不可以配旃鳧鷖爾酒既滑爾觶伊脯脯不足以配滑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

一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遊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并頭出入渭安定有臨渭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州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涑水外之高者曰涑稱壘水絕山曰壘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為主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二章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三章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四章

鳧鷖在涑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宗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五章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來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莎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居何切為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壘肩貧切艱居艱切

聞跡曰壘讀如浩壘之壘水流峽岸若門也浩壘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

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散及福祿者皆嘏辭假樂

一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止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為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二章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三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先美後勸也

四章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為樂君勤于君

之位臣勤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為

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弥并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為諂音以媚為說為愛鄭氏愛也

許氏說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

庶人上下皆通為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

句一叶吳氏或以為不用韵蓋每二句為一讀所

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為媚者也

公劉

一章

篤公劉

公劉自邠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至此此以下皆厚之迹也

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裏饁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齎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摠言行居之大槩也

弓矢斯張干戈咸揚爰方啟行

此整衆遷豳也

二章

篤公劉子胥斯原既庶且繁既順廼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嘯復降在原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臧有搢次孟氏音子如友疑此胥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媿之道也

三章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群杜陽漆垣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即百澗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言定居為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五章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京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為伍伍伍為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五卒為旅計五百人五旅為

師五師為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幽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軍則合幽之境盡幽之人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計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為羨不知其幾也

六章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邈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即此賦工取其也皇澗過澗皆是澗名旅密芮鞠皆地名旅以字為地名鞠以名為地名與密芮俱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

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即切繁汾乾切嘆它消切嚙魚軒切
州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消
切有羽軌切

聞馱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
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
鄴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
是此澗有歷澗恐是遡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
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罕
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水西北出河桃世謂之泛

眼泉此地水勢逆上遡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巫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觚周
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東西也此以
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爰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暖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多則景夕多風日夕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
也

也 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時雖勞民所樂從事

洞酌

一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饬饬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言務為省儉不為繁多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為民父母君子恐斥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二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三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擢慨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聞音曰母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蒞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猷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為大雅也如既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是驚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

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為德如何為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祈為兩位親饗別為兩歧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為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洞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迥有同言各訓迥遠也滄也畎迥切中洞寒也胡莖切中有迥無况永切洞中亦滄也醯經涓熒欽熒三切中一洞滄也一大洞地名一曰水兒一大洞地名洞一字單起尤佳當是左氏洞酌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蓋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考用水兒

為長水兒即滄也寒也

卷阿

一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既遊且歌喜之辭也

二章

伴與爾遊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首矣

三章

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四章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長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群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命

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特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五章

者也

十章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為之詞但憑歌導意而

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狠口切主當口切印五剛切
望五方切士鉏里切使奕士切天鐵因切命弥并
切階居奚切馳居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
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它未可以當政使可以當
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
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

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
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
雖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一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為首辭以惠此中國為次辭
以無縱詭隨為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為又次辭疲
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由詭隨者有以道上意
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者也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惜不畏明柔遠能迓

以定我王

二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逋無縱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當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為固位擁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為夸古眩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兩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三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敬持已近好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四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有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之辭也

五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謹繆式過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女之器故用女之謀至其敗事則雖欲貴女
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至
女無以我害女而諫我也亦防小人為後患也
聞音也明謨郎切恢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
大特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
未見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
以安為於連切殘為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
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小子即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

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瘁之意惠此中國亦曾莫惠我
師之意以謹繆繆亦無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
泄泄譁譁躑躑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大亦勿以為
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
為一人但此意辭簡而肅板辭周而和也

板

一章

上帝板板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為詞若板猶鬱結
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

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此必見民之病口為美言而身為淺謀者也
靡聖管管不實于宜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為誠所以發女之淺謀
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

二章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天以為勢將危而汝情悅人以為勢方動而
汝情舒汝終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

三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女為
謀欲使女免禍而女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
之辭也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我所言人莫不服而女獨發笑正使我不足採亦
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
辭也

四章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天乎王方任女而虐民女不可以為喜也我以老
年故款以告女而女以少年反灌以驕我也亦責
之辭也

匪我言邁爾用憂譖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非我年邁而言錯亂也女以憂為喜多則將熾盛
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五章

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天乎王方任女而反怒善言女不可更以柔相順

也它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
未甚善人尚宜畧言也亦責之辭也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惠我師
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與此
事也所以蔑資而不肯惠眾者皆不敢與此而無
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六章

天之曠民如墮如蕘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天乎王之道尊民非難如墮如蕘如璋如圭取携則立至
言上欲定民患不奔意奔意即見効矣勸之辭也

携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與自立辟
女不可以携墮麓圭璋為徒重我手也欲牖民必
變心王携墮麓則可以牖民和携圭璋則可誘民
民壯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女自為邪以邪
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女何不以此告王亦勸
之辭也

七章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

女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

以為固又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後也
亦勸之辭也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女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女有所畏
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八章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乎王怒可畏女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女勿恣
而不顧君恩不可恃以移則不保亦勸之辭也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天子王但未明苟明則與女所出所往者盡知之
王但未旦苟旦則與尔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
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憚也亦勸末章以害勸及
周類盖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
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尔游衍之辭皆善
措意者也

聞音曰南泥汾切憲虛言切輯徂合切憚弋灼切
蹶五乃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
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且得縮切衍怡
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
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
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儗者之辭也始終曲折勸之
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
且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第十七

詩總聞卷第十八

蕩

一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訴上帝曰為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民為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

天生烝民其命難諶靡不有初解克有終

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五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女沉酒女以不義為法故以沉酒為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為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六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蟴時變則寤沸羹火緩則息女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尚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遠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尚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七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女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尚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尚歸咎于天與民乎

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八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彫本根先撥女
已往之鑒在後世未來之鑒復在女之世矣尚歸
咎于天與民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
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
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

皆訓邪皆從匹亦詩有固事同意異者此則字意
相似不必分也終請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
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
呼大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
切時上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即殷武荆楚此奉
此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祢女
無悔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為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

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遂非而不改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

一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意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可見

二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訶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為本

三章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止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為本

四章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沅無淪胥以亡止風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止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過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掃庭內也修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為本

五章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

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為本

六章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為本

七章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任柔佞也大
要以敬神明為本

八章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投我之挑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虺小子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
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為本

九章

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語言慎德之行止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
心

哲人之語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愚人反謂此言
為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十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僭曰未知亦既抱子

玉雖曰未知既已抱蓋其君不為幼冲也

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民之不早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

能遷成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
冀其成不可得也大率欲知王哲愚之當從違也

十一章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想之于天不以有
生為樂甚憂之辭也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

不采我意固未問反以教為虐王心昏塞顛倒如
此以為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

也

十二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不為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
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
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
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想之
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遘民大困急則喪亡

不可救也
閨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女雖
湛樂為句從弗念厥紹為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
剛切叶王火率庚陽兩音多通用兵補莊切虞元
其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為吾禾切言旁紐作藥
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
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為未詳非也讎市又切
報敷救切友羽執切子漿札切格網格切度待洛
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義吾何切絲新齋切言魚
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正切昭之

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震宜照切國
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語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
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
匿當是彼疎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
同姓之鄉之法不特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
在位四十七年在纣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
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

一章

苑彼柔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

柔柔初茁而米盛也止可維甸則將采稀疏言不

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愬之于天也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

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

情之所也

二章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止靡國不泯民靡有

黎止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旗旐以為喜世亂見車旌以為哀此摠言
亂之狀也

三章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嘿為事此厲階所以生

今為梗也此摠言禍之端也

四章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戎生不辰違天俾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此摠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五章

為謀為茲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疇誰能執熟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
當善用之

六章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

代食者是力民藝之而它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
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為嘉則代食為民之病一也

七章

天降喪亂蔑吾立王降此姦賊稼穡卒痒哀悃中國
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姦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
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為之病二也大
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八章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維彼不慎

自獨俾咸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
朋友已諧不可以穀人亦有言不進以退可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為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為彼也此秉心先歆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諧而不相善也

九章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何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

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為覆此為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十章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隊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為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十一章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坳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俾
此懷良心者則所為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
行皆污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則
也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
而反使為敗者故良人衰而不順之盛也

十二章

嗟尔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彼飛虫時亦弋獲既之陰

女反予未赫

聞物曰甡甡鹿精采兒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
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為芮伯毛氏以為芮良夫蓋承左氏
其言既明當從所訛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
也

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
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蟲其次言禾其
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
再其次言弋虫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
也

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皆然
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邇風亦孔之僂僂與

爰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即成今西北猶然大
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
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莽草也反以
為緩慢是欲度民力以與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
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謂是我耕稼而女食之相
傳不早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難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
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雜此者實何所設
施雖彼者實何所懲艾以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

一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與有疇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荐臻靡神不
奔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二章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帝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尤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

于上帝

三章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靡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四章

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頤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群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五章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炎如焚我心惓暑
憂心如熏郡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告困于郡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
遯欲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六章

早既太甚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早愆不知其故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愆不知其故
此災衆知其厲王而称不知其故者為父諱也

七章

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紇庶正疚紇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群公又告困于昊天

八章

瞻彼昊天有嗟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為
我言何必求我我必邈也群公三公也先正群公
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

庶正見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
之也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夫地官
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官也靡
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
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也君子統言之數官
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
為例也宣王求天求地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
求于臣言我雖受泣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苦奠
寧也

聞音曰鐵天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

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美佳切顧果五切助
床所切予演女切川樞倫切遜徒勻切莫慕故切
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兕為子獎禮切又
為宰亦獎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盈切云
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
此音

聞人曰序以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
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
見憂它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粗可
考然皆美諷訛切以為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

叔決非叔詞按經世宣王癸酉即位太早之甚必
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
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訛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
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尚幼
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為文美君之時
官為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
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寔有是
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動人感神也

崧高

一章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為訓夏贖刑之
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二章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三章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四章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鈎膺濯濯

五章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迄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迄王舅
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迄時申伯在諸舅
之中最尊故曰元之王舅也

六章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城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迨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為國故自西北而南祢還國

七章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祢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
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祢不顯此周邦所
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於

驕以自為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八章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鉄因切翰胡干切番多遭切或失吏切
伯通莫切邦下工切田地因切馬滿補切實博抱
切行戶郎切番芬遭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國越
逼切碩常約切伯通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為氏郟在長安郟
縣音郟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華河西河東岱河北
恒江南衡又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
恒山為北嶽高高為中嶽書四嶽謂東西南北也在
中帝言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
而高曰崧而不考高高為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
舍二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岳之義故遺一岳而不
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高高異字而不知通
用也於是以致時姜氏掌四岳于周則有甫有申有
齊有許也又以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
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

謝山甫封樊蒿高為大室屬豫州

烝民

一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特為時而生者
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二章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三章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四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六章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七章

仲山甫出租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八章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祖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
及極業切彭鋪郎切階居奚切風字音切蔡氏君
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時
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
至是使少止若使作餘声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
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為東齊必然尔雅以為
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祖齊寔之此書蓋可疑也
而識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也識者更
詳之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即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
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
獻公自薄姑徙臨菑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
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
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不應
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使與之定居則祖齊
者其為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

一章

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纘戎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冊命之辭如平王冊晉文王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文在下下叶武如威王冊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德 逖王 隱隱叶國靈王冊齊壯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又慕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亦非有意作為天札所動語音自律也

二章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王錫韓侯淑旂綏張葦第錯斲止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幪條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三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邁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蕢胥恐亦是地

名當是精次也精次與休屠相近屠昏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四章

韓侯取妻汾王之孫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

也

五章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川土澤訐訐魴鱣甫甫鹿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蹶父姓姑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姑氏有此女女或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南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考也

六章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調侯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
來為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
子封韓後避難為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
子所謂先祖即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寒
為韓亦有此理晉封武子於韓原當是再續

王錫韓侯其追其豹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寔墉實壑
寔畝實籍猷其貔皮赤豹黃羆

當時周疆多雜夷種追豹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

者也氏姜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
受命統在北者尔尋詩當是其祖所隸

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
幘莫歷切厄于歷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藉墻禽
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
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
命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過用意也左氏昭
公適楚夢襄公神襄公適楚夢周公祖杜氏祖祭
道神也毛氏較道祭也用此為妄

聞跡曰韓城在同知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邠王親餞也顯父餞之
卿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屠者也侯氏
之燕在屠者也其理則殺其餼則隆此足見宣王待
申伯韓侯有差

江漢

一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陳氏江漢常武同為宣王淮夷之時江漢之滸王
命名虎是淮南之夷率此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

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

二章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三章

江漢之滸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至七閩百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為的也

四章

王命召虎來自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冊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定王在周康穆公寰入門立中庭北卿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滅

冊錫寰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自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五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告于文人

此文人名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祢文考宰辟文敦

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實敦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寔敦敦對揚王后休用作朕文考

乙仲寶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已

寶鼎古者美祢莫如文故君子以祢臣之先臣亦以自祢其先亦有祢皇考者邠敦敦對揚天子休

命邠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亦有祢皇文考者牧敦敦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文考益伯寶尊敦大

率祢文考為多古者錫有功則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食器宰辟文敦之類是也此飲

器此秬鬯一鹵是也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

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称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称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我冲君不足紹文武而但尽尔力以似召公也次称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称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為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尔祖當是受命于文武尔此時亦宜受命于天

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非我敢私也

六章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止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冊命之辭不称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庭畧見古者冊命切臣之制

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

翰胡干切似養里切命弥并切考去久切壽殖酉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敏以大台公之烈言自台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台公考台公康公也台虎祖也考台虎父也王命多及台祖故兼祖考台之古者臣謝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戠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必有器上所謂白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台公考王命使作之也古亦兼

祖考而作器戠敦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厲鼎用作皇考文考益鼎此兼祖而言之者也

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冊命及俾作彝器大畧之辭二則台虎答冊命及所作彝器大畧之辭亦當是採當時冊命實語又採當時彝器寔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冊命一節比此差畧

常武

一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此詩無此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為大祖官為大
師字為皇父當自是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
武之功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至周始自衮升
常此義差長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止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二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
命之官疑是史也厯敦王呼史犬册命虢牧敦王
呼內史吳册命牧古册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

王命卿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即尹
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率被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三章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四章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瀆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五章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繚繚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六章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切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
緒象呂切業宜脚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甌
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戊常隸與也無戎作戊然常隸不
必此為戊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
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以虜虎
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
如淮夷即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
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為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
若用力過多設詞過州舊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
於是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
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切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

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
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仰

一章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蟲賊蟲疾靡有夷屆止罪罟不收靡有
夷瘳

蟲賊蟲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所以皆

病也

二章

人有上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三章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
舌維厲之階亂飛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

此推言蟲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

維婦寺

四章

鞠人忒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冒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才儻也
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
牙儻也

五章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維予胥忌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神而厚王則天
神之意可知何不念尔之害介謂一害也夷狄二
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為害者不在我而

在彼也怨之辭之也

不吊不詳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災則不平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愧人者也
有賢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
之辭也

六章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
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吊不類而痛人之

云亡也憂之辭也

七章

感涕檻泉惟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

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苟能尽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詞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

作受叶有兩上叶有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

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

本音叶先祖後多以為不叶大率武部有兩声同

用數隴土切亦蘇后切丰腫廈切亦當口切婆部

有兩声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厨遇切亦

他侯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籠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畧之君

不以其傾為懼而以再得為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名旻

一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飢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

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名加旻末章有名公也

二章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寔靖夷我
邦

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寔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
靖夷為佳語則非

三章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

臯臯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為玷惡小人

之辭也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賤

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四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菅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末其可知
草乱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
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寒亦棲止不橫逸也

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者
人不當亂而反亂反性則無生意

五章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
自替職况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
君子不如今之病小人也言相反也被時以為菜
此時以為米以米為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
退而自默而尚為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
章言胡不自替職况斯引下章言職况斯弘不裁

我躬語恭差則文適健

六章

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
職况斯弘不裁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瀕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
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
言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
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
事而無可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七章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於乎衰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名公之流但無先王耳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訏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割切躬姑弘切舊巨已切上以三里相叶

聞字曰替亦作替以似而轉側吟切止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以似而轉胡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為篇章舒為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白居易元稹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者也至其止也鄭縻猶以此結驟知躡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絕也自後有造詩獄有典史禁有嚴著書之科有峻尺牘之律讀詩可興嘆也

卷之六

此州在... 州...

...

...

...

...

...



